春秋左傳正義

春秋正義卷第十九　成公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經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正月公在晉不書諱見止

疏　注正月至見止　正義曰襄二十九年正月公在楚傳曰釋不朝正于廟也彼以踰年故書正月公在楚此亦踰年不書正月公在晉者爲諱見止故正月不以告廟案春秋上下公之在晉諱與不諱悉皆不書此言諱見止者以此兼有諱義故詳之也宣五年傳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夏公至自齊書過也注云公既見止連昏於鄰國之臣厭尊毀列累其先君而於廟行飲至之禮故書以示過宣七年公會晉侯云云于黑壤傳

晉侯以公不朝又不聘止公于會不與公盟八年公至自晉注云義與五年書過同此亦見止還而告至杜不言義與書過同者公實不貳於楚晉以無罪止公非所當諱故依法告至然則正月諱不告者正月公猶被執守臣若其告廟當云公被晉執故諱而不告公還不以爲恥故告至耳

晉侯使郤犨來聘

己丑及郤犨盟

郤犨郤克從父兄弟

疏 注郤犨至兄弟　正義曰案世本郤豹生冀芮芮生缺缺生克也又云豹生義義生步揚揚生州州即犨也如彼文則犨與克俱是豹之曾孫當爲從祖昆弟服虔以爲從祖昆弟杜云從父昆弟或父當爲祖字誤耳

夏季孫行父如晉秋叔孫僑如如齊冬十月

傳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人以公

爲貳於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前年七月公如晉平至是乃得歸郤犫來聘且涖盟公請受盟故使大夫來臨之聲伯之母不聘聲伯之母叔肸之妻不聘無媒禮穆姜曰吾不以妾爲姒昆弟之妻相謂爲姒穆姜宣公夫人宣公叔肸同母昆弟

疏注昆弟之妻相謂爲姒　正義曰世人多疑娣姒之名皆以爲兄妻呼弟妻爲娣弟妻呼兄妻爲姒因此惑於傳文不知何以爲說今謂母婦之號隨夫尊卑娣姒之名從身長幼以其俱來夫族其夫班秩既同尊卑無以相加達從身之少長喪服小功章曰娣姒婦報傳曰娣姒婦者弟長也以弟長解娣姒言娣是弟姒是長也公羊傳亦云娣者何弟也是其以弟解娣自然以長解姒長謂身之年長非夫之年長也釋親云長婦謂稚婦爲娣婦娣婦謂長婦爲姒婦止言婦之長稚

不言夫之大小今穆姜謂聲伯之母爲姒昭二十八年傳叔向之嫂謂叔向之妻爲姒二者皆呼夫弟之妻爲姒豈計夫之長幼乎釋親又云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姒後生爲娣孫炎云同出謂俱嫁事一夫也事一夫者以己生先後爲娣姒則知娣姒以己之年非夫之年也故賈逵鄭玄及此注皆云兄弟之妻相謂爲姒言兩人相謂謂長者爲姒知娣姒之名不計夫之長幼也

生聲伯而出之嫁於齊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聲伯以其外弟爲大夫外弟管于奚之子爲魯大夫而嫁其外妹於施孝叔孝叔魯惠公五世孫郤犫來聘求婦於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婦人曰鳥獸猶不失儷儷耦也

疏 注儷耦也　正義曰禮謂兩皮爲儷儷皮儷兩也故爲耦 子將若何曰吾不能死亡 言不與郤犨婦懼能忿致禍 婦人遂行生二子於郤氏郤氏亡晉人歸之施氏施氏逆諸河沈其二子 沈之於河 婦人怒曰已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 伉敵也 疏 注伉敵也　正義曰伉者相當之言又故爲敵也伉儷者言是相敵之匹耦 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 字愛也 將何以終遂誓施氏 約誓不復爲之婦也傳言郤犨淫縱所以亡也 夏季文子如晉報聘且涖盟也 郤犨文子交盟魯晉之君其意一也故但書來盟舉重略輕 疏 注郤犨至略輕

正義曰晉臣來盟於魯魯臣往盟於晉俱是相要其意一也意既同矣可書一以包二冝舉重而略輕遣使爲輕君親爲重故郤犨書聘又書盟文予直書如晉略言其聘而已衛冀隆難以爲他卿來敵魯君春秋所諱魯卿出敵他國頋書名氏則應郤犨來盟爲輕行父盟晉爲重今書郤犨之盟則是舉輕略重何得云舉重略輕蘇氏釋云所言輕重者自謂魯之君臣臣盟爲輕君盟爲重二國各稟君命奉使而行非關敵公之義其意不同不得相難

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也惠王襄王之族且與伯輿爭政伯與周卿士不勝怒而出及陽樊陽樊晉地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鄄而入三日復出奔晉王既復之而復出所以自絕於周爲明年周公出奔傳鄄周邑

秋宣伯聘于齊以脩前

好〔葦以前之好〕晉郤至與周爭鄇田〔鄇温別邑今河内懷縣西南有鄇人亭〕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郤至曰温吾故也故不敢失〔言温郤氏舊邑〕

疏 注言温郤氏舊邑 正義曰鄇是温之別邑本從温内分出温屬晉鄇屬周温是郤氏舊邑郤氏既已得温則謂從温而分出者亦宜從温而屬郤以故郤至爭之其劉子單子之言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温於時鄇已分矣賜晉以温不賜以鄇也狐氏陽氏先處温已於時亦不得鄇鄇本不當屬晉故爲王官之邑

劉子單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各撫有其封内之地〕蘇忿生以温爲司寇與檀伯達封于河〔蘇忿生周武王司寇蘇公也與檀伯達俱封於河内〕

疏注蘇忿至公也　正義曰尚書立政云周公若曰大史司寇蘇公此傳與彼俱言蘇公爲司寇明是一人旣言克商即爲司寇是爲武王司寇蘇氏即狄又不能於狄而奔衛事在僖十年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在僖二十五年狐氏陽氏先處之狐溱陽處父先食溫地而後及子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晉侯使郤至勿敢爭傳言郤至貪所以亡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欒武子聞楚人既許晉糴茷成而使歸復命矣在往年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

晉楚之成為明年盟宋西門外張本秦晉爲成將會于令狐晉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顆盟晉侯于河東史顆秦大夫晉郤犫盟秦伯于河西就盟王城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齊盟所以質信也齊一心質成也會所信之始也始之不從其可質乎秦伯歸而背晉成爲十三年伐秦

傳

經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夏公會晉侯

衛侯于瑣澤瑣澤地闕秋晉人敗狄于交剛交剛地闕冬十月

傳十二年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周公奔在前年

書曰周公出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

故也天子無外故奔者不言出周公爲王所復而自絕於周故書出以非之

疏注天子至非之

正義曰凡言出者謂出其國內天子以天下爲家本無出封之理以無外之故雖有出奔之人史策皆不言出昭二十六年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實出而不言出是其事也襄王蔽於匹夫之孝不顧天下之重故書云出居于鄭此周公王既復之而又自出故書云出奔是不應言出而言出皆所以罪責之也鄭玄答孫皓曰凡自周無出

者周無放臣之法罪大者刑之小則宥之以爲實無出法
案晉流宥五刑則宥者流之非不出也舜放四罪投之四
裔安得不出畿乎若如周禮無流放之文即云周無放臣
之法禮三諫不從待放於郊然則周臣三諫不從終是不
蒙王放欲令諫者何所措身左傳發凡自是書策之例
因耶以爲周制謂其實無出者執文害意爲蔽何甚

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終前年事）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二子楚大夫）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壅（贄幣也）

疏

注贄幣也　正義曰傳言交贄往來謂聘使來去也聘禮賓執圭以通命執幣以致享故知贄是幣謂聘享之幣也

謀其不協而討不庭討背叛不來在王庭者有渝此盟明神殛之殛誅也俾隊其師無克胙國俾使也隊失也

鄭伯如晉聽成聽猶受也晉楚既成鄭往受命會于瑣澤成故也晉既與楚成合諸侯以申成好狄人間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秋晉人敗狄于交剛晉郤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爲地室而縣焉縣鍾鼓也郤至將登登堂金奏作於下擊鍾而奏樂

注擊鐘而奏樂　正義曰作樂謂之奏奏樂先擊鐘故周禮大司樂樂師每事皆云令奏鐘鼓以鐘先擊故先言鐘也鐘以金為之謂之金奏故鐘師掌金奏鄭玄云金奏擊金以為奏樂之節金謂鐘及鎛也鄭玄燕禮注云以鐘鎛播之鼓磬應之所謂金奏也是金為奏節之初故傳云金奏作於下作樂先擊鐘故注云擊鐘而奏樂也禮記仲尼燕居云兩君相見入門而縣興升堂而樂闋郊特牲曰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鄭玄云賓朝聘者朝聘連言之則燕享朝賓聘客皆入門即奏樂矣其實朝賓入門而奏樂聘客則至庭乃奏樂此卿至將登堂始奏樂者縣當在庭而徙之為地室而聘客將登乃奏皆所以見異故欲以驚賓矣燕享聘客當入門奏肆夏若燕已之羣臣則有王事之勞者乃得以樂納賓其當燕唯有升歌閒合而已無納賓之樂也故燕禮記云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鄭玄云卿大夫有王事之勞者則奏此驚而樂焉是燕已之臣無王事之勞者不以樂納賓也

走出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旣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旣賜也

疏 驚而至備樂　正義曰卒聞地下鍾聲出其不意故驚而走出其出賓爲驚怖因即飾辭辭樂言己不敢當大禮匪其驚走之意

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言此兩君相見之禮

疏 注言此至之禮　正義曰仲尼燕居云兩君相見入門而縣興是賓入門作樂爲兩君相見之禮也而燕禮雖褻聘問之賓以燕己臣爲主而云若以樂納賓燕己之臣尚有以樂納賓之法則燕享聘客必以樂納賓矣故鄭玄郊特牲注云賓朝聘者朝聘並言則君臣同樂卻至不敢同君故以之爲辭耳非謂禮不得也

子

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言兩君戰乃相見無用此樂疏注言兩至此樂正義曰子反意言晉楚並是大國不肯相朝唯戰乃相見其相見之時唯當用是一矢以相加陵相遺與耳無爲用此樂也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傳諸交讓得賓主辭者多曰賓主疏注傳諸至明之正義曰知傳諸交讓得賓主辭多曰賓主者此傳無稱郤至爲賓文十以明之二年傳稱西乞術爲賓并稱主人曰之類是也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爲世之治也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三事間缺則修私好於是乎有享宴之

禮享以訓共儉享有體薦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所以訓共儉 疏 注享有至共儉 正義曰享有體薦宣十六年傳文也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昭五年傳文也禮聘義記曰聘之禮至大禮也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彼言聘禮即是其聘賓之禮此事皆所以教訓共儉也

宴以示慈惠宴則折俎相與共食 疏 注宴則至共食 正義曰宣十六年傳云宴有折俎宴則節折其肉升之於俎相與共啗食之所以表示慈惠也

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

朝而不夕不夕言無事 疏 朝而不夕 正義曰旦見君謂之朝莫見君謂之夕哀十四年傳稱子我夕晉語稱叔向夕皆謂夕見君也人息事少故百官承奉職事皆朝朝而莫不夕不夕言無事也

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扞蔽也言享宴結好鄭國所以蔽扞其民

疏注扞蔽至其民　正義曰扞者扞禦寇難故爲蔽也言燕享結好與鄭國通和甲兵不興人得安息所以蔽扞其民若如城然故云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詩周南之風赳赳武貌干扞也言公侯之與武夫止于扞難而已

疏注詩周至而已　正義曰詩周南兎罝之篇言兎罝之人亦是賢者其人乃是赳赳然雄武之夫與公侯共扞城其民也引詩之意言世治無事公侯之與武夫設共儉慈惠之禮與人扞難而已不侵伐他國也干扞釋言文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言爭尺丈之地以相攻伐

疏注八尺至攻伐　正義曰周禮考工記云人長八尺殳長尋有

四尺崇於人四尺車戟常崇於殳四尺是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喻其少故言爭尺丈之地以相攻伐盡殺其民孟子曰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爭地以戰殺人盈野是謂盡殺其民也 [illegible] 武夫以爲己腹心股肱爪牙略取也言以亂則公侯制禦武夫以從己志使侵害鄰國爲搏噬之用無已

疏 注略取至無已 正義曰武夫有武能爲人之扞蔽以治則公侯同於武夫同其腹心相與扞己民而已不侵犯他人也世亂則使武夫同於公侯其公侯欲得招覓寬士則制禦武夫以從己志使武夫爲己腹心服於爪牙令之侵害鄰國搏擊也噬齧也犬能搏噬皆之於犬爲搏噬之用無已時也 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舉詩之正以駁亂義詩言治世則武夫能合德公侯外爲扞城內制其腹心

疏 注舉詩至腹心 正義曰此亦兔罝之篇美賢人之事而引之以證世亂故解之此舉詩

之正以駮世亂之義詩言治世則武夫能合德公侯外則扞城其民內則制其腹心也以其人心則本貪縱之則害物矣美公侯能以武夫制己腹心自守扞難而已不害人也 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爲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 略其武夫以爲己腹心爪牙

疏 天下至反之 正義曰天下有道之時則公侯能爲民扞城禦難而使武夫制其己之腹心不侵犯他國也亂則反之不復扞蔽己民乃以武夫從己腹心將武夫爲股肱爪牙以侵害他國是反治世也晉楚世爲仇敵常有相害之心子反言一矢相加仍壞戰鬬之意故郤至言世治則自守世亂則相侵害荅上一矢之言冀得以爲和好故說此也 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爲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

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夫言晉楚不旋久和必復相伐爲十六年鄢陵戰張本疏無禮至矣夫　正義曰以一矢爲辭是無禮也食言是其將背盟也背盟必相伐故爲死亡無日矣冬楚公子罷如晉聘且涖盟報郤至十二月晉侯及楚公子罷盟于赤棘晉地

經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伐秦也侯伯當召兵而乞師謙辭疏注將伐至謙辭　正義曰晉雖是侯伯恐魯不與若言召兵或容辭說言乞則不得不與釋例曰乞師者深求過理之辭執謙以逼成其計是解乞爲謙意三月公如京師

伐秦道過京師因朝王 疏 注伐秦至朝王 正義曰公本爲伐秦道過京師因往朝王不稱朝而言公如京師者以明公朝于王所王不在京師故指言王所據王言之不得不稱朝此則王在京師京師是國之摠號不斥王者不可稱朝故依尋常朝聘鄰國之文稱如而已劉炫云公發朝聘皆言如不果彼國必成其禮或在道而還如者書其始發言往而已言公朝王所者發國不爲朝王至彼遇王朝之朝訖乃書故稱朝也此過京師亦宜稱朝言如者發雖主爲伐秦即有朝王之意書其初發故言如也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曹伯廬卒于師五同盟 疏 注五同盟 正義曰盧以宣十五年即位十七年盟于斷道成二年于袁婁又于蜀五年于蟲牢七年于馬陵九年于蒲凡六同盟

不與宣公歸遂爲五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無傳 冬葬曹

宣公

傳十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事不敬 將事致君命 孟獻子曰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衞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爲 郤錡郤克子故曰嗣卿爲十七年晉殺郤錡傳

疏 禮身至無基 正義曰幹以樹木爲喻基以牆屋爲喻樹木以木根爲幹支幹故枝葉茂焉牆屋以下土爲基有基乃牆屋成

爲人身以禮敬爲本必有禮敬身乃得存郤子無其身亦無幹但言有所爲不復得言幹耳 三月公如京師宣伯欲賜欲王賜己請先使王以行人之禮禮焉不加厚 孟獻子從王以爲介而重賄之介輔相威儀者獻子相公以禮故王重賜之

疏 宣伯至賄之 ○正義曰周語云簡王八年魯成公來朝使叔孫僑如先聘且告見王孫說與之語說言於王曰魯叔孫之來有異焉其幣薄而言諂殆請之也若請之必欲賜也且其狀方上而銳下宜觚冒人王其勿賜若貪陵之人來而盈願是不賞善也且財不給王使執問諸魯魯人云請之也王遂不賜禮如行人孔晁云行人使人也以使人之禮禮之不從聘者之賜禮也又曰魯侯至仲孫蔑爲介王孫說與之語說譚說以語王王厚賄之 公及諸侯朝王遂從

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劉康公王季子劉成二公不書兵不加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脤宜社之肉也盛以脤器故曰脤宜出兵祭社之名

疏注脤宜至之名　正義曰宜者祭社之名脤是盛肉之器受脤于社受祭社之胙肉也周禮掌蜃祭祀共蜃器之蜃鄭玄云飾祭器之屬也春秋定十四年[illegible]天王使石尚來歸蜃蜃之器以蜃飾因名焉鄭衆云蜃可以白器令色白是盛以脤器故曰脤也既言宜社又自[illegible]宜名釋天云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孫炎曰有事祭也宜求見祐也是宜者出兵祭社之名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illegible]

儀以致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膰祭肉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交神之大節今成子惰棄其命矣惰則失中和之氣其不反乎為成肅公卒于瑕張本

【疏】民受至反乎　正義曰天地之中謂中和之氣也民者人也言人受此天地中和之氣以得生育所謂命也命者教命之意若有所稟受之辭故孝經說云命者人之所稟受度是也命雖受之天短長有本順理則壽考逆理則夭折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法則以定此命言有法則命之長短得定無法則夭折

無恒也故人有能者養其威儀禮法以往適於福或本分之外更得延長也不能者敗其威儀禮法而身自取禍或本分之内仍有減割也爲其求福是禍之故君子勤禮以臨下小人盡力以事上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用心勤篤敬之所施在於養神朝廷百官事神必敬篤在守業草野四民勿使失業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宗廟之祀則有執膰兵戎之祭則有受脤此是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受脤而惰是自棄其命矣死必在近此行其不得反乎禍之注也養之以福謂將身向福也敗以取禍謂禍及身也福則人之所欲作往就之辭也禍則人之所惡作自來之語然皆自所施有處故言致敬也厚則唯在已身無所于敬故重言勤篤也執膰受脤俱是於祭未受而執之互相見也劉炫云命者冥也言其生育之性得之於冥非也

注膰祭肉　正義曰詩詠祭祀之禮云爲俎孔碩或燔或炙又曰旨酒欣欣燔炙芬芬毛傳云傳火曰燔祭肉有燔而薦者因謂祭肉爲膰也

夏四月戊

午晉侯使呂相絕秦（呂相魏錡子[illegible]）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晉獻公秦穆公）相好勠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穆公夫人獻公之女）疏（勠力同心 正義曰孔安國以勠力爲陳力以論語有陳力就列故也勠力猶言勉力努力耳）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辟驪姬也不言狄梁舉所恃大國）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僖十年秦納惠公）又不能成大勳而爲韓之師（僖十五年秦伐晉獲惠公）疏（又不至之師 正義曰言秦既納惠公又不能遂成大功而復伐晉爲此韓之師也）

下云亦悔于厥心謂秦悔伐晉也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集成也是穆之成也成功於晉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草行爲跋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埸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晉自以鄭貳於楚故圍之鄭非侵秦也晉以此誣秦事在僖三十年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詢謀也盟者秦伯謙言大夫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致死命而討秦時無諸侯葢諸侯遇致此意疏注致死至此意 正義曰

劉炫以爲誣秦今知不然者凡誣秦者謂加之罪傳辭少略者可得稱誣今傳云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又云我有大造于西傳文既詳明諸侯實有此意若無諸侯何得稱爲大造且秦師襲鄭鄭亦疾秦此則諸侯之義也劉以爲實無諸侯而規杜過非也

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造成也言晉有成功於秦

無祿文公卽世穆爲不弔不見弔傷

疏注不見弔傷　正義曰曲禮云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鄭玄云人恩各施於所知弔傷皆謂致命辭也雜記諸侯使人弔辭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此施於生者傷辭未聞也說者有衍弔辭云皇天降災子遭罹之如何不淑此施於死者其傷辭畢退皆哭是弔傷之事

蔑死我

君寡我襄公寡寡弱也〔疏〕文死在襄公 正義曰經書文公以爲死無知矣謂襄公寡弱而陵蔑之迭我殽地奸絕我好〔疏〕奸絕我好 正義曰奸亂斷絕不復與我和好也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伐保城語之費滑滑國都於費今緱氏縣〔疏〕注伐保至氏縣 正義曰伐我涑川俘我王官傳皆無文獨謂此爲誣者於時經行襄鄭不得從道用兵故知此伐保城是誣之也春秋之時更無費國秦唯滅滑不滅費知費即滑也國都於費國邑滑衆以圓文耳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滑晉同姓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納文公之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師在僖三十三年猶

願赦罪于穆公晉欲求解於秦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秦使鬬克歸楚求成事見文十四年文元年楚弒成王

疏注秦使至成王 正義曰文十四年傳云初鬬克囚于秦秦有殽之敗使歸求成僖三十三年秦敗于殽文元年楚弒成王故謀不成也

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逞快也穆襄即世康靈即位文六年晉襄秦穆皆卒康公我之自出晉外甥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

疏闕翦我公室 正義曰闕爲缺損翦謂滅削言欲損害晉之公室

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邊疆蝥賊食禾稼蟲名謂秦納公子

疏

疏注蟊賊至蟲名　正義曰釋蟲云食根蟊食節賊是食禾稼之蟲也納雍害晉若蟲食禾然彼晉自召雍非秦罪也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在文七年康猶不悛入我河曲悛改也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涑水出河東聞喜縣西南至蒲坂縣入河我是以有河曲之戰在文十二年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言康公自絕故不復東通晉及君之嗣也君秦桓公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望秦撫恤晉君亦不惠稱盟不肯稱晉望而共盟利吾有狄難謂晉滅潞氏時入我河縣

芟夷我農功夷傷也虔劉我邊垂虔劉皆殺也【疏】注虔劉皆殺也 正義曰劉殺釋詁文方言云虔殺也重言殺者亦圓文耳我是以有輔氏之聚聚衆也在宣十五年【疏】注聚衆也 正義曰謂聚衆以拒秦也以上有殽之師令狐之役河曲之戰不用重文故變文言聚古人爲文亦有辟耳君亦悔禍之延延長也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晉獻秦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伯車秦桓公子曰吾與女同好弃惡復脩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令狐會在十一年申厲公

之命宜言寡人稱君誤也 疏 注令狐至誤也 正義曰劉炫以爲臣之出使自稱己君皆曰寡君今呂相雖奉君命兼有己語稱寡君正是其理杜何知宜爲寡人稱君爲誤今刪定知劉說非者以呂相奉厲公之命而往絕秦則皆是厲公之言不得兼有己語案隱十一年鄭伯告許大夫云假手于我寡人今呂相稱厲公之命還與自稱無異亦當云我寡人故知稱君爲誤劉以稱寡君爲是以規杜過非也

君又不祥也 祥善

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 及與也 疏 白狄及君同州 正義曰周禮職方氏正西曰雍州其川涇汭其浸渭洛皆秦地也正北曰并州其澤藪曰昭餘祁其川虖池嘔夷皆晉地也是秦屬雍而晉屬并白狄蓋狄之西偏屬雍州也

君之仇讎而我昏姻也 季隗廧咎如赤狄之女也白狄伐而獲之納諸文公 疏 注季隗至文公 正義曰三年晉

衛伐廧咎如傳曰討赤狄之餘焉知咎如是赤狄也文公所奔之狄不言赤白以其伐亦不應赤自相伐知白狄伐之也其女雖是赤狄之種而由白狄以納文公得以白狄爲昏姻也且此辭多誣欲親狄以曲秦故引狄爲昏姻耳晉人自數伐狄寧復顧昏姻也杜以傳有季隗之事引之以證昏姻未必晉於白狄處狐皆姻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言狄雖應荅秦而心實憎秦無信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

秦三公楚三王三公穆康共三王成穆莊疏昭告昊天上帝正義曰禮諸侯不得祭天其盟不主天神鄭玄覲禮注云王巡守之盟其神主日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襄十一年亳城北之盟其載書云司愼司盟名山名川注云二司天神唯告天之別神不告昊天上帝此秦楚爲盟告天帝者春秋之時不能如禮且此辭多誣未必是實晉與諸國結盟皆不告昊天上帝何由秦楚獨敢告之蓋欲示楚人恨秦之深言其所告處重耳

曰余雖與晉出入出入猶往來余唯利是視

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疏以懲不壹正義曰楚道秦人用心不壹其監不足與固宣示諸侯以懲創不壹之人諸侯備聞

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疾亦痛也暱親也

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承君之意以寧靜諸侯豈敢徼亂徼要也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

【疏】寡人不佞　正義曰服虔云佞才也不才者自謙之辭也論語云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則佞非善事而以不佞為謙者佞是口才捷利之名本非善惡之稱但為佞有善有惡耳為善敏捷是善佞為惡敏捷是惡佞但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言之雖多情或不信故云焉用佞耳

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俾使也秦桓公既與晉厲

公爲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晉辭多誣秦故傳據此三事以正秦罪晉欒書將中軍荀庚佐之庚代荀首士燮將上軍代荀庚郤錡佐之代士燮韓厥將下軍代郤錡荀罃佐之代趙同趙旃將新軍代韓厥郤至佐之代趙括郤毅御戎欒鍼爲右郤毅郤至弟欒鍼欒書子孟獻子曰晉帥乘和師必有大功帥軍帥乘車上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

遂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不更秦爵戰敗

績不書以爲晉直秦曲則將役書戰時公在師役不須告克獲有功亦無所諱然經文闕漏傳文獨存

注不更至獨存　正義曰秦之官爵有此不更之名知女父是人之名字不更是官爵之號漢書稱商君爲法於秦戰斬一首者賜爵一級其爵名一爲公士二上造三簪褭四不更五大夫六公大夫七官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長十一右庶長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駟車庶長十八大車庶長十九關內侯二十徹侯商君者衛鞅也秦孝公之相封於商號爲商君案傳此有不更女父襄十一年有庶長鮑庶長武春秋之世已有此名蓋後世以漸增之商君定爲二十非是商君盡新作也其名之義難得而知耳傳言戰敗而經不書杜以意測之不知其故欲以爲秦曲晉直不以曲者敗直故不書戰則僖十五年韓之戰秦直晉曲書戰于韓

也欲以為不告故不書當時公親在師復不須告也欲以為無功諱負則克獲有功亦無所諱也昇三揆度不識所以故云蓋經文闕漏傳文獨存也經文依史官策書所無故經文遂闕也傳文采於簡牘簡牘先有故傳文獨存也

曹宣公卒于師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

涇水出安定東南經扶風京兆高陸縣入渭也

疏 注涇水至渭也 正義曰釋例曰涇水出安定朝那縣西東南經新平扶風至京兆高陸縣入渭

迓晉侯于新楚

迓迎也既戰晉侯止新楚故師還過迎之麻隧侯麗新楚皆秦地

疏 注迓迎至秦地 正義曰經書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是伐時諸侯親行也傳云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則知諸侯不親行也蓋皆別次以待之新楚當是晉侯次之處也以傳不言其次晉侯或聞戰勝而移處故云止新楚也

成肅公卒于

瑕終劉子之言瑕晉地六月丁卯夜鄭公子班自訾求入于大宮不能殺子印子羽訾鄭地大宮鄭祖廟十年班出奔許今欲還爲亂子印子羽皆穆公子反軍于市己巳子駟帥國人盟于大宮子駟穆公子遂從而盡焚之焚燒也殺子如子駹孫叔孫知子如公子班子駹班弟孫叔子如子孫知子駹子

疏注子如至駹子　正義曰子如即是子班據傳子知以外無文見其同時被殺必是近親相傳爲此說耳

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二子皆曹宣公庶子秋負芻殺其大子而自

立也（宣公大子）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子臧公子欣時）國人皆將從之（不義負芻故）成公乃懼（成公負芻）告罪且請焉（請留子臧）乃反而致其邑（還邑於成公爲十五年執曹伯傳）

經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無傳九年盟于蒲）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晉納之故曰歸）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成公逆夫人最爲得禮而經無納幣者文闕絕也）

公至絶也　正義曰釋例曰成公逆女及夫人至畢爲得禮故詳其文丘明謂之微而顯婉而成章也然則杜以傳文詳知其最得禮也釋例又云成公娶夫人而不納幣此禮文闕也貴聘而賤逆失禮之微者傳猶詳之言其不趍若貴不納幣非所略也是言闕之意也闕趍者闕而文斷絶蓋疑仲尼脩定後其文始闕若脩時已闕傳應言其故也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五同盟

【疏】注五同盟　正義曰臧父速以二年八月卒而臧代立其年十一月衛大夫與公盟于蜀三年孫良夫來盟五年于蟲牢七年于馬陵九年于蒲皆魯衛俱在是五同盟也

秦伯卒　無傳　大夫盟於蜀而不赴以名例在隱七年

傳十四年春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 林父以七年奔晉強見欲歸之 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郤犨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 定姜定公夫人 是先君宗卿之嗣也 同姓之卿 疏 注同姓之卿 正義曰世本孫氏出於衛武公至林父八世是同姓也 大國又以爲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 違大國必見代故亡 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 復林父位 衛侯饗苦成叔 成叔郤犨 甯

惠子相相佐禮惠子寗殖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為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觩旨酒思柔詩小雅言君子好禮飲酒皆思柔德雖設兕觥觩然不用以兕角為觥所以罰不敬觩陳設之貌彼交匪傲萬福來求彼之交於事而不惰傲乃萬福之所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為十七年郤氏亡

詩曰至來求　正義曰兕觥罰酒之爵言古之王者與羣臣燕飲無失禮者用兕觥之爵其觩然空陳設之無所可罰在席飲美酒者皆能思柔順中和故不用也彼飲燕君子與人交接非有傲慢之心故萬種福祿來求歸之　注詩小至之貌　正義曰詩小雅桑扈之章言設爵不用之意君子好禮與於燕

者皆思柔順之德無過可罰故雖設觵爵不用之也兕是獸名觵是爵稱知兕觵以兕角爲觵也周禮小胥職云觵其不敬者是所以罰不敬也異義韓詩說觵五升所以罰不敬也觵廓也著明之貌君子有過廓然明著詩毛傳說觵大七升許慎云觵罰有過一飲七升爲過多當謂五升是也詩云兕觵其觩則觩是角貌此詩之意指其角貌言陳設不用故云陳設之貌

秋宣伯如齊逆女稱族尊君命也

疏稱族尊君命　正義曰宣元年已發尊君命尊夫人之例今復發者彼以喪娶婚非正禮且公子非族故重明之何休膏肓難左氏叔孫僑如舍族爲尊夫人案襄二十七年豹及諸侯之大夫盟復何所尊而亦舍族春秋之例一事再見者亦以省文耳左氏爲短鄭箴云左氏以豹違命故貶之而去族今僑如無罪而亦去族故以爲尊夫人也春秋有事異文同則此類也

八月鄭子罕伐許敗焉

為許所敗戊戌鄭伯復伐許庚子入其郛郛郭也許人平以叔申之封四年鄭公孫申疆許田許人敗之不得定其封疆今許以是所封田求和於鄭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舍族尊夫人也舍族謂不稱叔孫故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辭微而義顯志而晦志記也晦亦微也謂約言以記事事敘而文婉而成章婉曲也謂屈曲其辭有所辟諱以示大順而成篇章盡而不汙謂直言其事盡其事實無所汙曲懲惡而勸善善名必書惡名不滅所以為懲勸非聖人誰能脩之脩史策成此五者衛侯有疾使孔成

子甯惠子立敬姒之子衎以爲大子成子孔達之孫敬姒定公妾衎獻公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大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歎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定姜言獻公行無禮必從已始下言暴妾使余是也嗚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鱄也使主社稷鱄衎之母弟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寶器盡寘諸戚寘置也戚孫氏邑而甚善晉大夫

備亂起欲以爲援爲襄
十四年衛侯出奔傳

經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無傳三月

乙巳仲嬰齊卒無傳襄仲子公孫歸父弟宣十八年逐東門氏既而又使嬰齊紹其後曰仲氏

疏注襄仲至仲氏 ○正義曰公羊穀梁皆以嬰齊爲仲遂之子歸父之弟也以爲歸父之弟則同其言稱仲之意則異公羊以爲弟無後兄之義使嬰齊爲歸父之子則爲仲遂之孫故以王父字爲氏穀梁以爲宣八年仲遂卒者爲殺子赤疏之不使稱公子父既見疏不得稱公子故其子由父亦疏之不得稱公孫故別言仲氏杜之此注其言不明當以爲襄仲歸父本以東門爲氏及命嬰齊紹歸父之後改之曰仲氏也劉炫云仲無受賜爲仲氏故其子孫稱仲氏耳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

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不稱人以執者曹伯罪不及民歸之京師禮也

疏注不稱至禮也 正義曰諸傳於其事之下發凡例者杜皆於經之下引傳而言傳例曰今傳因曹伯發凡杜不引傳例者傳據稱人以執為例䘏云不然則否曹伯稱侯以執從不然之例故杜不得引之也不稱人以執者曹伯罪不及民其稱人之例於義為然也諸侯不得相治故歸之京師使天子治之是禮也釋例曰執諸侯當歸于京師而或以歸或歸于諸侯皆失其所從實而顯之義可知也

公至自會無傳

夏六月宋公固卒四同盟

疏注四同盟 正義曰固父鮑以二年八月卒而固代立其年十一月宋大夫與公盟于蜀五年于蟲牢七年于馬陵九年于蒲皆魯宋俱在是為四同盟

楚子伐鄭秋

八月庚辰葬宋共公三月而葬速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華元欲挾晉以自重故以外納告

注華元至納告 正義曰案傳華元奔晉魚石卽譏止之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元始至河本未至晉既書奔晉又書自晉歸者華元既出宋卽來告華元既歸宋復來告十八年傳例曰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此是魚石止之宜從國逆之例而爲諸侯納之文書曰自晉歸者華元與欒書私善悼懼桓族欲挾晉以自重以晉納告于諸侯春秋從而書之以示元之本情故也

宋殺其大夫山不書氏明背其族宋魚石出奔楚公子目夷之曾孫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

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吳夷未嘗與中國會今始來通晉帥諸侯大夫而會之故殊會明本非同好鍾離楚邑淮南縣許遷于葉許畏鄭南依楚故以自遷爲文葉今南陽葉縣也

傳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討其殺大子而自立事在十三年執而歸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惡不及民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稱人示衆所欲執不然則否謂身犯不義者

【疏】凡君至則否　正義曰春秋執諸侯多矣或名或否此例不言之者釋例曰諸侯見執

者已在罪賤之地書名與否非例所加故但書執某侯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若乃肆於民上人懷怨讎諸侯致討則稱其人執某侯衆討之文也諸侯雖身犯不義而惡不及民則不稱人以執之晉侯執曹伯是也諸無加民之惡而稱人以執皆時之赴告欲重其罪以加民爲辭國史承以書策而簡牘之記具存夫子因示虛實傳隨而著其本狀以明得失也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聖人應天命不拘常禮次守節謂賢者下失節愚者妄動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

疏聖達至守乎正義曰節猶分也人生天地之間性命各有其分聖人達於天命識已知分若以歷數在已則當奉承靈命不

復拘君臣之交上下之說舜禹受終湯武革命是言達節者也若自知己分不合高位得而不取與而不受子臧辛札衛公子郢楚公子閭如此之類皆守節者也下愚之人不識己分僣張妄作取非其理亂常如此之輩古今多矣州吁無知之等皆失節者也子臧自以身是庶子不合有國故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爲聖敢失其守爲者乎

夏六月宋共公卒爲下宋亂起楚將北師侵鄭衛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晉楚盟在十二年子囊莊王子公子貞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老矣在申老歸本邑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

乎（言不得免）楚子侵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新石楚邑）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庸用也）使重其罪民將叛之（背盟數戰罪也）無民孰戰（爲明年晉敗楚於鄢陵傳）秋八月葬宋共公於是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師蕩澤爲司馬（蕩澤公孫壽之孫）華喜爲司徒（華父督之玄孫）公孫師爲司城（莊公孫）向爲人爲大司寇鱗朱爲少司寇（鱗矔孫）向帶爲大宰魚府爲少宰蕩澤弱

公室殺公子肥[輕公室以爲弱故殺其枝黨肥文公子]華元曰我爲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不能討蕩澤]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華元華喜]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蕩澤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皆出桓公]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恐華元還討蕩澤并及六族]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言畏桓族強]且多大功國人與之

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華元大功克合晉楚之成劫子反以免宋圖右師討猶有戌在向戌桓公曾孫言其賢華元必不討

疏注蕩澤云云 正義曰世本云公孫壽生大司馬虺也生司馬澤也華喜督之玄孫者又云督生世子家家生季老老生司徒鄭鄭生司徒喜也公孫師莊公之孫者又云莊公生右師戊戊生司城師也鱗朱鱗矔孫者亦云桓公生公子鱗鱗生東鄉矔矔生司徒文文生大司寇子奏奏生小司寇朱也向戌桓公曾孫者又云桓公生向父肸肸生司城訾守守生小司寇鱄及合左師左師即向戌也

桓氏雖亡必偏偏不盡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喜師非桓族故使攻之

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蕩氏宋公族逐害公室故去族以示其罪）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於睢上（睢水名五大夫畏同族罪及將出奔）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五子不止華元還）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不得復入宋）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矣登丘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五子亦馳逐之）則決睢澨（澨水涯決壞也）閉門登陴矣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

四大夫不書　疏　注四大至石告　正義曰襄元年傳謂獨魚石告此五人爲五大夫故除去魚石謂之四大夫也彼四大夫所以不書者宋人獨以魚石告不以四人告也服虔云魚石卿故書以爲四人非卿故不書杜不然者案文七年傳云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爲右師公孫友爲左師樂豫爲司馬鱗矔爲司徒公子蕩爲司城華御事爲司寇六卿和公室哀二十六年傳宋景公無子於是皇緩爲右師皇非我爲大司馬皇懷爲司徒靈不緩爲左師樂茷爲司城樂朱鉏爲大司寇六卿三族降聽政據彼二文則向爲人爲大司寇亦是卿也若五人皆告爲卿則書向爲人亦當書之何以獨書魚石杜言獨以魚石告正爲向爲人不書故也或少司寇二宰等六卿之外亦是卿官合書名氏猶如魯之三卿外別有公孫嬰齊臧孫許但非如六卿等世掌國政也

華元使向戌爲左師老佐爲司馬樂裔爲司寇以靖

國人（老佐戴公五世孫）晉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及欒弗忌（欒弗忌晉賢大夫）伯州犂奔楚（伯宗子）韓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絶之不亡何待（既殺伯宗又及弗忌故曰驟也爲十七年晉殺三郤傳）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傳見雖婦人之言不可廢）十一月會吳于鍾離始通吳也（始與中國接）許靈公畏偪于鄭請遷于楚辛丑楚公子申遷許于葉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無傳記寒過節冰封著樹

疏 正月雨木冰 正義曰正月今之仲冬時猶有雨未是盛寒雨下即著樹爲冰記寒甚之過其節也公羊穀梁皆云雨而木冰是冰封著樹也今世時有之皆寒甚所致也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不書名未同盟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喜穆公子子罕也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無傳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將代鄭欒黶欒書子

疏 注欒黶欒書子 正義曰十八年悼公之入欒黶爲公族大夫此時欒書尚在黶未爲卿而得名見經者二十九年蔡公孫歸生未爲卿而見經杜云蓋以攝卿行然則此亦當以攝卿故書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

鄭師敗績 楚師未大崩楚子傷目而退故曰楚子敗績鄢陵鄭地今屬潁川郡 疏 注楚師至敗績 正義曰此戰楚師未至於敗而楚子身傷故書楚子敗績也泓之戰宋公傷股師亦敗績故書師敗而不書宋公敗也君將不言帥師以君重於師也戰陳以師相敵死亡既多衆師爲重故師敗君傷者唯書師敗而已不復言君身敗也劉炫又云若君將被殺獲者復以殺獲者爲重既書師敗又書殺獲即韓之戰獲晉侯大棘之戰獲華元雞父之戰獲胡沈之君是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側子反背盟無禮卒以敗師故書名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 沙隨宋地梁國寧陵縣北有沙隨亭

不見公 不及鄢陵戰故不諱者恥輕於執止

疏 注不及至執止 正義曰諸公被執者皆諱不書執此會晉侯不肯見公不諱之者公爲國內有故不及

戰期雖不見公非公之罪是爲耻輕於執止故直書之以示諫公之意冀公改過無後犯及歸書公至自會以無罪不諱故依法告廟也

公至自會無傳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尹子王卿上不爵

曹伯歸自京師爲晉使所執故書歸諸侯歸國或書名或不書名或言歸自某或言自某歸傳無義例從告辭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苕丘晉地舍之苕丘明不以歸不稱行人非使人

【疏】注苕丘至使人 正義曰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此言舍之苕丘明其不以歸也大夫因使被執無罪者則書行人以舉無罪於時行父從公伐鄭在軍見執非使人故不稱行人以其非使人故也季孫意如得釋而歸書意如至自晉此行父得釋不書至者釋例曰賈氏以爲書執行父舍于苕丘言失其所不書至

者刺晉聽讒頼之示己絕罪也晉僑因之若丘以別晉郤無義例也公待于鄆與行父俱歸厭於公尊故不書行父至耳若欲示無罪則宜於執見義今既直書其執處絕不書至乃所以示絕於晉說非示無罪也穀梁以行父至不致者為公在故與杜義合也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公未歸命國人逐之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晉許魯平故盟公至自會無傳伐而以會致史異文乙酉刺公子偃魯殺大夫皆言刺義取於周禮三刺之法

傳十六年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汝水之南近鄭地鄭叛晉子駟從

楚子盟于武城為晉伐鄭起夏四月滕文公卒

鄭子罕伐宋滕宋之與國鄭因滕有喪而伐宋故傳舉滕侯卒侵伐經傳異文經從告傳言實他皆放此宋將鉏樂懼敗諸汋陂敗鄭師也樂懼戴公六世孫將鉏樂氏族

【疏】注樂懼至氏族　正義曰樂懼是戴公六世孫世本有文也將鉏爲樂氏之族不知所出杜諸於樂氏之下樂鉏將鉏爲一人傳無樂鉏之文不知其故何也

退舍於夫渠不儆宋師不儆備鄭人覆之敗諸汋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汋陂夫渠汋陵皆宋地衛侯伐鄭至于鳴鴈爲晉故也鳴鴈在陳留雍丘縣西北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違

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逞快也晉厲公無道三郤驕故欲使諸侯叛冀其懼而思德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代荀庚 疏 欒書至燮佐之 正義曰晉語云鄢陵之役晉伐鄭荊救之欒武子將上軍范文子將下軍與此異者彼孔晁注云上下中軍之上下也傳曰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又曰欒范以其族夾公行引此為正是彼謂分中軍為二將將上而佐將下郤錡將上軍代士燮荀偃佐之代郤錡偃荀庚子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荀罃居守荀罃下軍佐於

是郤犨代趙旃將新軍新上下軍罷矣

疏注荀罃至罷矣　正義曰十三年傳云韓厥將下軍荀罃佐之又此年末傳云知武子佐下軍郤犨將新軍是其文也三年作六軍其新三軍將佐六人皆賞鞌之功死亡不復補至此唯有韓厥在耳郤至佐新軍不言中下是新軍唯一知新上下軍於是罷矣

郤犨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卑讓有禮故知其將勝楚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句耳鄭大夫與往非使也爲先歸張本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子反令尹將左子重右尹子辛將右公子壬夫過申子反入見申叔

時叔時老在申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器猶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財足則思無邪用利而事節動不失利則事得其節時順而物成羣生得所上下和睦周旋不逆動順理求無不具下應上各知其極無二心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烝衆也極中也詩頌言先王立其衆民無不得中正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厖和同以

聽彰厚尾大也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闕戰死者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不施惠而外絕其好義不建利瀆齊盟不詳事神而食話言信不守物奸時以動禮不順時周四月今三月妨農業而疲民以逞刑不正邪而苟快意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底至也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言其必敗不反

【疏】對曰至子矣○正義曰叔時此對首尾相成先舉六名云戰之器也言有此六事乃可以戰若器用然也自德以施惠至信以守物辨六事施用之處也自民生厚至所由克言能用六事得

戰勝之意也自今楚內棄其民至疲民以逞言楚不行六事也民不知信以下言楚必敗之意也德者得也自得於心美行之大名有大德者以德撫人是德可之以施恩惠也有姦邪者斷以刑罰是刑用之以正邪辟也詳則祥也古字同耳釋詁云祥善也李巡曰祥福之善也事神得福乃名爲祥是祥用之以事神也義者宜也物皆得宜利乃生焉故義所以生立利益也禮者履也其所踐履當適時要故禮所以順時事也言而無信物將散矣故信所以守羣物也人君用此道以撫下民民之生計豐厚財用足則民之德皆正矣德謂人之性行論語云民德歸厚矣即是正也此一句覆上德以施惠由上施恩惠故民生計豐厚也財用有利益而每事得節飢則有食寒則有衣其事皆得節矣此一句覆上義以建利也政不擾民時節皆順春種夏耨而物得成矣此一句覆上禮以順時也自上及下和睦而相親周旋運轉不有違逆上之所求下無不具下民自知其中無復二心故詩美先王成立我之來民無不

於女先王得其中正言先王善養下民使得中也自上下和睦以下至莫匪爾極摠論在上德義禮三事以教於下則在下之人皆無邪惡以信自守即包上刑以正邪信以守物二句也聖王先成於民而後致力於神民既如此是以明神下之福祐時無水旱災害此覆上詳以事神之故下民生計皆豐厚而多大人皆和同其心以聽進止無不盡己之力以從上命戰陳之上有被殺傷者皆致其死命以補其空闕之處此戰之所由得而勝也今楚內棄其國內之民不行施惠是無德也外絕其鄰國之好不得其利是無義也與晉結盟而復背之貴齊同之盟是無詳也與人要言人背其誓食消善言是無信也夏之二月農事正煩奸犯時節而動兵伐人是無禮也晉人無罪苟欲伐之疲勞下民以快己欲是無刑也六事皆無是無器也無器而戰其可用乎上若有信民知所適從民無信不知所從從前言則違後令從後令則背前言人既不知在上之信其進與退皆得罪也人人恐其將死不知己之性命將

至何處其誰有致死而戰也子其銳方爲之此行也必敗吾不復得見子矣知其必死矣之示訣也　注丞烝衆丞中正　正義曰烝衆釋詁文極中常訓也詩頌思文之篇美后稷之德周語云昔我先王世后稷故杜以先王言之言先王后稷立其衆人之無不得其中正也當堯之末洪水滔天人不粒食皆失其正性后稷教人耕稼以養之各復本性故無不得中正也　注敦厚厖大也　正義曰皆釋詁文也言人之生實若財物足皆豐厚而多大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辭生於有餘爭生於不足是其人生厚大則心和而聽上命也　注禮不至農業　正義曰沈氏云晉亦奸時所以無天殃者以鄭旣有罪晉人討之楚黨有罪之鄭故獨謂之奸時　注刑不至快意　正義曰魯語曰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則征伐之刑刑之大者刑不正邪而苟快意正謂伐晉是也此六句言楚無上六事隨便而言故與上不次服虔以外絕其好爲刑不正邪也食話言爲義

不建利也疲民以逞爲信不守物也杜以食話言是言以之不信也快意征伐是刑之失所也故不從舊說注疏詳也　正義曰厎聲近至故爲至也在上之信不著於人對令無常動靖恣意或乍東乍西或欲遲欲速每事如此不可測量人不知信進退獲罪人人各憂其身不知性命所至誰肯致死戰也

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思慮也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僞逃楚可以紓憂紓緩也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

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衆散敗也在僖十五年）箕之役先軫不反命（死於狄也在僖三十三年）邲之師荀伯不復從（荀林父奔走不復故道在宣十二年）皆晉之耻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見先君成敗之事）今我辟楚又益耻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亟數也）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齊秦狄）敵楚而

已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驕亢則憂患生也盍釋楚以爲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壓笮其未備軍吏患之范匄趨進匄士燮子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疏行首者當陳前決開營壘爲戰道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

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子重子反王卒以舊罷老不代鄭陳而不整不整列蠻軍而不陳蠻夷從楚者不結陳陳不違晦晦月終陰之盡故兵家以為忌疏注晦月至為忌正義曰日為陽精月為陰精兵尚殺害陰之道也行兵貴月盛之時晦是月終陰之盡也故兵家以晦為忌不用晦日陳兵也昭二十三年七月戊辰晦吳敗楚師于雞父吳犯兵忌而戰勝者杜云違兵忌晦戰擊楚所不意彼知楚有可敗之機晦是兵家所忌原楚之情必以吳為不動故以晦日掩之擊楚不備故也在陳而囂囂喧嘩也合而加囂陳合宜靜而益有聲各顧其後莫有鬬心人恤其所底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

巢車以望晉軍巢車車上爲櫓疏注巢車車上爲櫓正義曰說文云轈兵高車加巢以望敵也櫓澤中守草樓也是巢與櫓俱是樓之別名子重使大宰伯州犂侍于王後州犂晉伯宗子前年奔楚王曰騁而左右何也騁走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虔敬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夷平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左將帥右車右疏注左將帥右車右正義曰兵車唯元帥在中御者在左也其餘將帥皆御者在中將帥在左也左右

執兵而下唯御者持車不下耳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禱請於鬼神伯州犂以公卒告王公晉侯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賁皇楚鬬椒子宣四年奔晉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晉侯左右皆以伯州犂在楚知晉之情且謂楚衆多故憚合戰與苗賁皇意異【疏】注晉侯至意異　正義曰服虔以此皆曰之文在州犂賁皇之下解云賁皇州犂皆言曰晉楚之士皆在君側且陳厚不可當以爲州犂言晉彊賁皇言楚彊故云皆曰也若如服言賁皇既言楚不可當何故復請分良以擊其左右故杜不用其說晉侯左右皆爲此言以憚伯州犂耳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

而三軍萃於王卒萃集也必大敗之公筮之

史曰吉其卦遇復䷗震下坤上復無變疏注震下至無變正義曰說卦震爲雷坤爲地復彖曰雷在地中復服虔云復反也陰盛於上陽動於下以喻小人作亂於上聖人與道於下萬物復萌制度復理故曰復也其筮六爻無變者故言其所遇之卦而已

曰南國蹴

射其元王中厥目此卜者辭也復陽長之卦陽氣起子南行推陰故曰南國蹴也南國勢蹴則離受其咎離爲諸侯又爲目陽氣激南飛矢之象故曰射其元王中厥目疏注此卜至厥目正義曰此實筮也而言卜者卜筮通言耳此既不用周易而別爲之辭蓋卜筮之書更有此類筮者據而言耳服虔以爲陽氣觸地射出爲射之象杜以陽氣激南爲飛矢之象二者無所依馮各以意說得失終於無驗是非無以可明

今以杜言離爲諸侯者案禮器云大明生於東君西酌犧象鄭玄云象日出東方而西行也詩鄭柏舟鄭箋云日君象也說卦離爲日故爲諸侯國蹴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從其言而戰有淖於前淖泥也乃皆左右相違於淖違辟也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爲右步毅即郤毅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爲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爲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二族強故在公左右

疏

注二族至左右　正義曰劉炫云族者屬也屬謂中軍以中軍夾公耳非謂宗族之兵今知非者杜云二族者順傳之文無明言宗族之事劉誣杜以爲宗族妄規其過非也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

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 在君前故子名其父大任謂元帥之職 【疏】國有至專之 正義曰言國有元帥之大任何得專意廢之而爲御也 注在君至其父 正義曰曲禮曰父前子名君前臣名鄭玄云對至尊無大小皆相名以君至尊故在君前以子名其父 且侵官冒也 載公爲侵官 失官慢也 去將而御失官也 離局姦也 遠其部曲爲離局 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淖 掀舉也 【疏】注掀舉也 正義曰說文云掀舉出也公在於淖知掀當訓爲舉也 癸巳潘尫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 黨潘尫之子蹲聚也一發達七札言其能陷堅 【疏】潘尫之黨 正義曰潘尫之子其名爲黨襄二十三年申鮮虞之傅摯辭與此同古人爲

文略言耳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二子以射夸王王怒曰大辱國賤其不尚知謀詰朝爾射死藝言女以射自多必當以藝死也詰朝猶明朝是戰日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呂錡魏錡占之曰姬姓日也周世姬姓尊異姓月也異姓卑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錡自入泥亦死象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弢弓衣以一矢復命言一發而中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

胄而趨風疾如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

問遺也疏注問遺也正義曰遺人以物謂之爲問問弦多以琴問子貢以弓論語云問人於他邦皆是也

曰方事之殷也殷盛也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韎赤色跗注戎服若袴而屬於跗與袴連疏注韎赤至袴連正義曰鄭玄詩注云韎茅蒐染也韎聲也韋昭云茅蒐今絳草也急疾呼茅蒐成韎也茅蒐即今之蒨也賈逵云一染曰韎釋器云一染謂之縓謂一入赤爲淺赤色也跗注兵戎之服自要以下而注於脚跗謂屬袴於下與跗相連屬禮司服凡兵事韋弁服鄭玄云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是也鄭以跗當爲幅謂裁韋若布帛之幅相縫屬爲鄭言以爲衣裳則衣裳不連聘禮君使卿韋弁歸饔餼鄭玄云其服蓋韎布以爲衣而素裳鄭以彼非戎事當爲素裳明衣裳

不違跗注言違者謂跗注耳若然在軍之服其色皆同所謂均服振振上下同色郤至與衆同服所以獨見識者禮法雖有此服軍士未必盡然郤至服必鮮華故楚王偏識之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恐其傷郤至見客免冑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冑間猶近也不敢拜命介者不拜疏注介者不拜　正義曰曲禮云介者不拜爲其拜而蓌拜鄭玄云蓌則失容節蓌猶詐也慮其笮甲折敢告不寧君命之辱以君辱賜命故不敢自安疏注以君至自安　正義曰劉炫以爲楚王云無乃傷乎恐其傷也答云敢告不寧告其身不傷耳魏犨云不有寧也以傷爲寧此與魏犨相似今知不然者案傳二十八年魏犨云以君之靈

不有寧也謂不有被傷以自寧也知不與彼同者以彼云不有寧謂不有損傷此直云不寧既無有字又先無被傷之狀與魏犨不同也案檢杜注敢告不寧君命之辱宜連讀之若敢告不寧別自爲句則君命之辱一句零行無所依附故知與彼不同劉君不尋此意以爲與魏犨相似而規杜非也

爲事之故敢肅使者言君辱命來問以有軍事不得答故肅使者肅手至地若今撎

疏注言君至今撎正義曰周禮大祝辨九拜九曰肅拜鄭司農云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撎是也說文云撎舉手下手也其勢如今揖之小別晉宋儀注貴人待賤人賤人拜貴人撎

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從逐也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

止二年案戰韓厥已辱齊侯郤至從鄭伯其右茀翰胡曰諜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欲遣輕兵單進以距鄭伯車前而自後登其車以執之疏注欲遣至執之正義曰說文云諜軍中反間也兵書有反間之法謂詐爲敵國之人入其軍中伺候間隙以反告己軍令謂之細作人也此欲令諜迎鄭伯則非一人細作於時鄭伯退走故杜以爲輕兵單進逆鄭伯之前逆距鄭伯使鄭伯前視輕兵不復顧後得自後登其車以執之也鄭軍亂走輕兵獨出其間亦諜之類故翰胡得以諜言之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旌於弢中熒戰在閔二年疏內旌於弢中正義曰旌謂鄭伯所建之旗弢是盛旌之

囊也周禮全羽爲旞析羽爲旌謂空建鳥羽者也但九旗竿首皆有析羽故旌爲之揔名故此傳鄭伯與子重所建皆以旌言之其鄭伯所建當是交龍之旂子重所建當是熊虎之旗周禮中秋教治兵辨旗物諸侯載旂軍吏載旗鄭玄云軍吏諸軍帥也凡旌旗有軍衆者畫異物無者帛而已子重爲將自然當建熊虎之旗

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敗者壹大謂軍大崩也言石首亦君之親臣而執御與車右不同故首當御君以退己當死戰楚師薄於險薄迫也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爲國故子必射王有命死藝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

車折軾晉師乃止言二子皆有過人之能囚楚公子茷爲郤至見譖張本

【疏】囚楚公子茷　正義曰晉語謂之王子發鉤蓋一名一字也

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又問其餘臣對曰好以暇暇閒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食好整之言請攝飲焉攝持也持飲往飲子重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

飲造于子重承奉也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御侍也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知其以往言好暇故致飲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免脫也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夷亦傷也

疏注夷亦傷　正義曰服虔云金創爲夷杜以戰用五兵唯殳無刃所言傷者皆刃傷也何須於此獨辨金木故知夷亦傷也復言之耳

補卒乘補死士繕甲兵繕治也展車馬展陳也雞鳴而食唯命是聽復欲戰晉人患

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蒐閱也）秣馬利兵（秣穀馬也）脩陳固列（固堅也）蓐食申禱（申重也）明日復戰乃逸楚囚（逸縱也）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穀陽子反內豎）

疏　注穀陽子反內豎○正義曰鄭玄云豎未冠者之名故杜以爲內豎也案呂氏春秋云荊共王與晉厲公戰于鄢陵荊師敗共王傷臨戰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操酒而進之子反曰卻酒也豎陽穀曰非酒也子反曰卻酒也豎陽穀又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之爲人也嗜酒甘而不能絕於口醉戰既罷共王欲復戰而謀使召司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共王駕往視之入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若

此不穀無與復戰矣於是遂罷師去之斬司馬子反以爲戮與此不同者傳依簡牘本紀彼采傳聞異辭所說既殊其文亦異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食楚粟三日也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佞才也何以及此君其戒之戒勿驕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周書康誥言勝無常命惟德是與

【疏】注周書至是與　正義曰周公稱成王之命告康叔以此言也唯上天之命不常於一人也言善則得之惡則失之唯有德者於是與之楚師還及瑕瑕楚地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

者君不在謂子玉敗城濮時王不在軍子無以爲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王引過亦所以責子反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聞子玉自殺終二卿相惡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言以義命已不敢不受

疏雖微至不義正義曰微無也縱使雖無先大夫有此舊事今大夫將義命己敢不以爲之義乎

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戰之日齊國佐

高無咎至于師無咎高固子衛侯出于衛公出于壞隤壞隤魯邑齊衛皆後非獨魯明晉以僑如故不見公疏衛侯至壞隤　正義曰出于衛者已出衛竟也公出于壞隤始從壞隤而出猶未出魯竟下云公待於壞隤設守而後行是出國止於壞隤更從壞隤而出宣伯通於穆姜穆姜成公母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季文子孟獻子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會晉伐鄭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二子公庶弟疏注二子公庶弟　正義曰沈氏云以剌公子偃不云弟故也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言欲廢公更立

君公待於壞隤申宮儆備申勑宮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後晉楚戰期使孟獻子守于公宮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鄭猶未服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觀晉楚之勝負郤犨將新軍且為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主齊魯之屬取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訴譖也晉侯不見公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在十三年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弭息也既葬國人皆將從子臧

所謂憂未息而又討我寡君前年晉侯執曹伯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謂子臧逃奔宋是大泯曹也泯滅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言今君無罪而見討得無以先君故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諸侯雖有篡弑之罪侯伯已與之會則不復討前年會于戚曹伯在列盟畢乃執之故曹人以爲無罪

疏注諸侯至無罪　正義曰諸侯篡立當由天子但春秋之世王政不行若篡弑而立則侯伯既列於會便是已成爲君臣人不得殺之鄰國不得復討往年爲戚之會主爲討曹但晉侯既列於會盟畢乃始執之故曹人以爲無罪也宣元年會于平州以定公位齊非侯伯而得公位定者繼非侯伯乃是彊鄰既得與會即爲黨援晉若討魯齊必救之於是晉畏竟不伐魯是由會齊而公位遂定也

君唯不遺德刑

遺失也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爲曹伯歸不以名告傳

疏注爲曹至告傳　正義曰諸侯被執及歸或名或否雖從告辭傳不爲例但諸侯尊貴不斥其名曲禮曰諸侯不生名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是諸侯稱名者是罪責之事彼告者亦量其事之善否惡之則以名告故釋例曰蔡侯般弒父自立楚子欲顯行刑誅以章伯業誘而殺之蔡人深怨故稱名以告春秋從而書之是告者謂其有罪則稱名以告謂其無罪則告不以名此曹人訴君無罪晉侯從而釋之言其無罪而歸故晉人不以名告下云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是晉人告其歸也此傳說曹伯無罪是爲經不以名告之傳也

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復欲使公逐季孟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

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督揚鄭東地

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豹叔孫僑如弟也僑如於是遂作亂豹因奔齊

注豹叔至奔齊　正義曰此時七月也至十月而僑如奔齊昭四年傳稱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爲食而宿焉後生豎牛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乃云宣伯奔齊穆子饋之則似豹在齊多年僑如始往故服虔以爲叔孫豹先在齊矣此時從國佐在師聲伯令人就齊師使豹豹不忘宗國聞白國佐爲魯請逆杜不然者若豹以前在齊則非復魯臣聲伯正可因之以請不得云聲伯使豹聲伯安得專使背叛之臣也又聲伯豈無魯人可使而特驅艱險遠使他國之人乎今傳言聲伯使豹明在魯軍得爲聲伯使耳下云聲伯食使者而後食不言食豹而言食使者明豹因請逆遂即不還逆者豹之介耳於時魯師在

鄭從鄭向齊塗出於魯豹少過魯乃去故得宿於庚宗彼傳因言宿於庚宗遂識婦於國氏生二子耳二子之生少在僑如奔後豹之還魯雖讖歸年而襄二年始見於經豎牛已能奉雉故杜以為此年去彼年歸故下注云傳因言其終爲食於鄭郊師逆以至聲伯戒叔孫以必須所逆晉師至乃食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使者鄖之介而後食言其忠也諸侯還于制田滎陽宛陵縣東有制澤知武子佐下軍武子荀罃以諸侯之師侵陳至于鳴鹿陳國武平縣西南有鹿邑遂侵蔡未反侵陳蔡不書公不與諸侯遷于潁上戊午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

將主與軍相失宋衛不書後也疏注將主至後也　正義曰服虔以失軍爲失其軍糧傳稱諸侯遷于潁上子罕宵軍之則軍諸侯之營不軍共輜重安得爲失軍糧也故杜以爲將主與軍相失謂夜裏迸散相失耳此諸侯即伐鄭之諸侯也經書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不書宋衛傳言宋衛皆失軍則宋衛在矣在而不書後至故也

曹人復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以曹人重子臧故子臧反曹伯歸子臧自宋還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不出仕宣伯使告郤犫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政不由君寧

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蔑無也）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行父季文子也）我斃蔑也（蔑孟獻子時留守公宮）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公還待于鄆（鄆魯西邑東郡廩丘縣東有鄆城）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郤犨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親魯甚於晉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聞其淫慝情）若

去蔑與行父是大弃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弃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仇讎謂齊楚

疏若朝至夕亡　正義曰朝亡之謂朝失蔑與行父也魯必夕亡謂亡屬他國也下云亡而爲讎是欲棄晉而屬齊楚

亡而爲讎治之何及言魯屬齊楚則還爲晉讎郤犨曰吾爲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隸賤官敢介大國以求厚焉介因也承寡君之命以請

承奉也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

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二君宣成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

慝而弃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

無私不受郤犨請邑謀國家不貳謂四日不食以堅事晉圖其

身不忘其君辭邑不食皆先君而後身若虛其請是弃善

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冬十月

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諸大夫共盟以僑如爲戒

十二月季孫及郤犨盟于扈歸刺公子偃偃與鉏俱為姜所指而獨殺偃偃與謀、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近此

七月聲伯使豹請逆於晉聞魯人將討僑如豹乃辟其難先奔齊生二子而魯乃召之故襄二年豹始見經傳於此因言其終齊聲孟子通僑如聲孟子齊靈公母宋女使立於高國之閒位比二卿僑如曰不可以再罪奔衛亦閒於卿傳亦終言僑如之使晉侯使郤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伐功也

疏　晉侯至其伐　正義曰周語稱郤至見召桓公與之語召桓公以告單襄公非郤至自與襄公語也襄公論郤至將死荅召桓

公語耳非語諸大夫也其文與此小異其意與此大同周語詳而此傳略先賢或以爲國語非丘明所作爲其或有與傳不同故也騤稱其伐謂數數自伐其功周語說郤至自伐之言多矣其辭不可具載

單子語諸大夫曰温季其亡乎 温季郤至 疏 温季其亡乎 正義曰周語單襄公荅召桓公云人有言曰兵在頸者其郤至之謂乎即具論郤至之失乃曰以吾觀之兵在其頸不可久也

位於七人之下 佐新軍位在八 疏 位於七人之下 正義曰此時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荀罃佐之郤犨將新軍郤至佐之是位在七人之下

而求掩其上 稱己之伐掩上功 疏 注稱己至上功 正義曰周語曰郤至自稱己有大功欲求晉國之政召桓公謂之曰吾子則賢矣晉國之舉不失其次吾懼政之末及子也至謂召桓公曰何次之有先大夫荀伯下

軍之佐以爲政趙宣子未有軍行而以爲政令欒伯自下軍佐是三子也吾又過之無不及也若佐新軍而以之爲政不亦可乎將必求之是掩上功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怨爲亂階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逸書也不見細微也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言郤至顯稱己功所以明怨咎

疏夏書至可乎　正義曰夏書五子之歌第一章也其爲人所怨者豈必在明白之處乎其於人所不見當於是圖謀之此書之言將謂慎其細小之事者也今乃明明言之道己欲掩其上此事甚明其可乎言必不可也杜不見古文故云逸書

經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括成公曾

孫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晉未能服鄭故假天子威周使二卿會之晉爲兵主而猶先尹單尊王命也單伯稱子蓋降爵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柯陵鄭西地秋公至自會無傳齊高無咎出奔莒九月辛丑用郊無傳九月郊祭非禮明矣書用郊從史文

疏九月至史文　正義曰傳例啓蟄而郊今九月郊祀是非禮明矣公羊傳曰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穀梁傳曰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賈逵以二傳爲說諸書用者不宜用也釋例曰辛丑用郊文異而丘明不發傳因時史之辭非聖賢意也劉賈以爲諸言用皆不宜用反於禮者也施之用郊似若有義至於用幣用鄫子諸

書此比皆當須書用以別所用者也若不言用則事敘不明所謂辭窮非聖人故造此用以示義也且諸過祀三望之類奚獨皆不書用邪案左氏傳用幣于社傳曰得禮非有用不於齊師孔子以為義無不宜用之例也丘明云我師豈欺我哉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無傳將伐鄭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鄭猶未服故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無傳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十一月無壬申日誤也貍脤闕 疏 注十一至脤闕 正義曰杜長歷推十一月丁亥朔六日壬辰十六日壬寅二十六日壬子十日丙申二十二日戊申不知壬申二字何者為誤長歷云公羊穀梁傳及諸儒皆以為十月十五日也十月庚午圍鄭十三日也推至壬申誠在十五日然據傳曰十一月

諸侯還自鄭壬申至于貍脤而卒此非十月分明誤在日也又杜於土地之篇凡有地名二十六所不知所在之國貍脤即是其一不知是何國之地故直云闕也杜又稱舊說曰壬申十月十五日貍脤魯地也傳曰十月庚午圍鄭則二日未得及魯竟也釋例又曰魯大夫卒其竟內則不書地傳稱季平子行東野卒于房是也以此益明貍脤非魯地矣以下有十二月丁巳朔逆而推之故諸舊說皆以壬申爲十月十五日也公羊穀梁傳以爲待公至然後卒大夫故十月之日書在十一月之下於左傳則不通故杜以爲日誤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無傳

邾子貜且卒無傳五同盟

疏注五同盟正義曰貜且以文十四年即位宣十七年盟于斷道成二年于蜀五年于蟲牢七年于馬陵九年于蒲十五年于戚此年于柯陵凡七同盟而云五者沈以杜數同盟之例但有君盟者不數大夫之盟此二年盟蜀十七年盟柯陵皆邾

之大夫故不數之劉炫非數二盟而規其過非也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

郤至楚人滅舒庸

傳十七年春王正月鄭子駟侵晉虛滑虛滑晉二邑滑故滑國爲秦所滅時屬晉後屬周

疏注虛滑至屬周 正義曰僖三十三年秦人滅滑經書入則是滅而不有不知滅後屬何國也此言侵晉知此時屬晉耳襄十八年傳楚公子格侵費滑胥靡注云胥靡鄭邑不言費滑杜意當以費滑爲周邑也然則若是周邑當言侵周以別之定六年傳稱鄭伐周馮滑胥靡兩時胥靡亦爲周邑蓋費滑胥靡周鄭之間襄時屬鄭定時屬周

衛北宮括救晉侵鄭至于高氏不書救以侵告高氏在陽翟縣西南夏五月鄭大子髡頑

侯獳爲質於楚（侯獳鄭大夫）楚公子戌公子寅戍鄭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今新汲縣治曲洧城臨洧水）疏（注洧水正義曰釋例云洧水出熒陽密縣西北陽城山東南至潁川長平縣入潁）晉范文子反自鄢陵（前年鄢陵戰還）使其祝宗祈死（祝宗主祭祀祈禱者）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唯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士燮卒（傳言厲公無道故賢臣憂懼因禱自裁）疏（注傳言至自裁）

正義曰劉炫以爲士燮及邵子之卒適與死會非自殺今知非者以傳云使祝宗祈死又云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是其欲死之意叔孫邵子心懷憂懼亦與此同身皆並卒故知自裁者其二人之死適與死會春秋之内唯有兩人願死何得身死皆與相當故杜斟酌傳文以爲自殺劉以爲偶然而死以規杜失非也何休膏肓以爲人生有三命有壽命以保度有隨命以督行有遭命以擿暴未聞死可祈也故杜以爲因禱自裁也傳記此事者欲見厲公無道賢臣憂懼

乙酉同盟于柯陵尋戚之盟也戚盟在十五年

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還長楚強

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閎慶克慶封父蒙衣亦爲婦人服與婦人相冒闔巷門

疏 于閎 正義曰釋宮云宮中衖謂之

（壼術門謂之閎孫炎曰術舍閒道也李巡曰閎術頭門也）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鮑牽鮑叔牙曾孫）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慙卧於家夫人所以怪之）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謫譴責也）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會伐鄭）高鮑處守（高無咎鮑牽）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蒐索備姦人）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角頃公子）秋七月壬寅刖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盧叛（弱無咎子盧高氏邑）齊人來

召鮑國而立之國牽之弟文子初鮑國去鮑氏而來

爲施孝叔臣施氏卜宰匄句須吉卜立家宰施

氏之宰有百室之邑與匄句須邑使爲宰

以讓鮑國而致邑焉施孝叔曰子實吉對

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鮑國相施氏忠故

齊人取以爲鮑氏後仲尼曰鮑莊子之知

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葵傾葉向日以蔽其根言鮑牽居亂不能危行言孫

冬諸侯伐鄭前夏未得志故十月庚午圍鄭楚公

子申救鄭師于汝上十一月諸侯還不書圍畏楚救不成圍而還

【疏】汝上　正義曰釋例云汝水出南陽魯陽縣大蓋山東北至河南梁縣東南經襄城潁川汝南至汝陰褒信縣入淮

初聲伯夢涉洹洹水出汲郡林慮縣東北至魏郡長樂縣入清水或與己瓊瑰食之瓊玉瑰珠也食珠玉含象

【疏】注瓊玉至含象　正義曰瓊是玉之美者廣雅云玫瑰珠也呂靜韻集云玫瑰火齊珠也含者或用玉或用珠故夢食珠玉爲含象也詩毛傳云瓊瑰石而次玉禮緯天子含用珠諸侯用玉大夫用碧此聲伯得有瓊瑰者案周禮天子含用玉則禮緯之文未可全依或可珠玉兼有故釋例云珠玉曰含

泣而爲瓊瑰盈其懷淚下化爲珠玉滿其懷從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

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從就也夢中爲此歌懼不敢占也還自鄭壬申至于貍脤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衆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也言之之莫而卒繁猶多也傳戒數占夢

疏今衆至傷也　正義曰聲伯之意以初得此夢謂凶在己懼不敢占今衆既繁多而從余三年余之此夢凶災散在衆人不在己也故云無傷

齊侯使崔杼爲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盧討高弱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請於諸侯遂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叛

疾克淫亂故殺之齊侯與之盟于徐關而復之十二月盧降使國勝告難于晉待命于清勝國佐子使以高氏難告晉齊欲討國佐故留其子於外清陽平樂縣是爲明年殺國佐傳待命于淸正義曰欲遣國勝告難故令待進止之命在于清地非是使還待命晉厲公侈多外嬖外嬖愛幸大夫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終如士變言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童胥克之子宣八年郤缺廢胥克而嬖於厲公郤錡奪夷陽五田五亦嬖於厲公郤犨與長魚矯爭田執

而梏之梏械也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illegible]

既矯亦嬖於厲公欒書怨郤至以其不從

己而敗楚師也欲廢之鄢陵戰欒書欲固壘郤至言楚有六間以取勝也

使楚公子茷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

君鄢陵戰晉囚公子茷以歸以東師之未至也齊魯衛之師與

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荀罃佐下軍居守郤犨將新軍乞師故言不具

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孫周晉襄公曾孫悼公君楚王也

注孫周至悼公　正義曰晉世家云悼公周者其先祖父

捷晉襄公少子也不得立號爲桓叔桓叔生惠伯談談生

悼公周是周爲襄公曾孫也公告欒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謂鄢陵戰時楚子問郤至以弓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嘗試也郤至聘于周欒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覘伺也遂怨郤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傳言厲公無道先婦人而後卿佐郤至奉豕進之於公寺人孟張奪之寺人奄士郤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季子郤至公反以爲郤至奪孟張豕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

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偪（不偪公室）敵多怨有庸（討多怨者易有功）公曰然郤氏聞之郤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言俱死無用多其怨咎）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言不得安君位）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

黨有黨而爭命爭死命罪孰大焉傳言郤至無反心壬午

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八百人長魚

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魋助之沸魋亦嬖人抽

戈結衽衽裳際而偽訟者偽與清沸魋訟三郤將謀

於榭榭講武堂疏注榭講武堂正義曰楚語云榭不過講軍實焉是榭爲講武堂傳言將謀於

榭似仍未至榭猶在塗也下云殺駒伯苦成叔於其位位所坐之處則已至榭矣三郤慮公殺已謀欲自安未及謀

而已死故云將耳非謂未至榭也或可將謀於榭是未至榭故杜云位所坐處也謂當時隨便所坐之處故長魚矯

得偽訟而殺之若已至榭不應就榭偽訟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

其位位所坐處也駒伯郤錡苦成叔郤犨溫季曰逃威也遂趨郤至

本意欲稟君命而死今矯等不以君命而來故欲逃凶賊為害故曰威言可畏也或曰威當為蔵矯及

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陳其尸於朝胥童

以甲劫欒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

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

也對曰人將忍君人謂書與偃疏一朝而尸三卿正義曰一朝謂一

旦也晉語說此事一旦而尸三卿不可益也臣聞亂在外為姦在內

為軌御姦以德德綏遠御軌以刑刑治近不施

而殺不可謂德臣偪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行去也公使辭於二子辭謝書與偃曰寡人有討於郤氏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胥童劫而執之故云辱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胥童爲卿公遊于匠麗氏匠麗嬖大夫家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匄士匄辭辭不

徒。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畜養也違去也韓厥少爲趙盾所待養及孟姬之亂晉將討趙氏而厥去其兵示不與黨言此者明己無所偏助孟姬亂在八年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尸主也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敗於鄢陵舒庸東夷國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虺巢駕釐虺楚四邑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橐師襲舒庸滅之閏月乙卯晦欒書中行偃殺胥童

以其劫己故

民不與郤氏胥童道君為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厲公以私欲殺三郤而三郤死不以無罪書書偃以家怨害胥童而胥童受國討文明郤氏失民胥童道亂宜其為國戮

疏注厲公至國戮正義曰厲公以私欲殺三郤則三郤無罪經應直云晉殺其大夫不應稱名也又胥童為欒書中行偃所殺乃直是兩下相殺令經書二者並為國討之文故傳解之言民不與郤氏郤氏有罪也胥童道君為亂胥童有罪也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以二者據其死狀皆非國討故傳正其二者之罪解其並為國討之意劉炫云杜言三郤不以無罪書正謂不書盜書盜即無罪也胥童之死本非國家所殺故特言胥童受國討文其實傳意并論郤氏受國討故云皆書曰晉殺其大夫也杜又云郤氏失民胥童道亂乃揔釋傳並言二者皆為國討之意也

經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傳在前年經在今春從告庚申晉弑其君州蒲不稱臣君無道齊
殺其大夫國佐國武子公如晉夏楚子鄭伯
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傳例曰以惡入也彭城宋邑今彭城縣
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秋杞伯來朝
八月邾子來朝築鹿囿築牆為鹿苑己丑公薨
于路寢冬楚人鄭人侵宋子重先遣輕軍侵宋故稱人而不言伐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十有二月仲孫蔑會

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虛朾地闕丁未葬我君成公

傳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程滑晉大夫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言不以君禮葬諸侯葬車七乘○疏注言不至七乘　正義曰周禮大行人上公貳車九乘侯伯七乘子男五乘謂生時副貳之車也其送葬亦當如之今唯一乘是不以君禮葬也以晉是侯爵故指言侯禮七乘耳諸侯各依命數不是皆七乘也襄二十五年傳齊人葬莊公下車七乘杜以特言七乘明七非舊制故彼注云齊舊依上公禮九乘以齊嘗爲侯伯因而用九九非侯之正法故此以正言之使荀罃士

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悼公周〕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言有命〕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傳言其少有才所以能自固〕對曰君羣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與諸大夫盟〕館于伯子同氏〔晉大夫家館舍也〕辛巳朝于武宮〔武公曲沃始命君〕

【疏】辛巳朝于武宮　正義曰服虔本作辛未晉語

亦作辛巳孔晁云以辛未盟入國辛巳朝祖廟取其新也案晉語稱庚午大夫逆于清原傳云庚午盟而入逆日即盟非辛未也傳與晉語皆云辛巳朝于武宮服本自誤耳孔晁強欲合之非也逐不臣者七人夷羊五之屬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菽大豆也豆麥殊形易別故以為癡者之候不慧蓋世所謂白癡齊為慶氏之難前年國佐殺慶克故甲申晦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華免齊大夫內宮夫人宮

疏注華免至人宮　正義曰杜世族譜於齊國雜人之中有華免而無士字此注以華免為大夫則士者為士官也士官掌刑故使殺國佐也於夫人之宮有朝羣妾之處以云內宮之朝蓋齊侯召入與語而殺之師逃于夫

人之宮伏兵内宮恐不勝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弃命專殺以穀叛故也國佐本疾淫亂殺慶克齊以是討之嫌其罪不及死故傳明言其三罪使清人殺國勝勝國佐子前年待命于清者國弱來奔弱勝之弟王湫奔萊湫國佐黨慶封爲大夫慶佐爲司寇封佐皆慶克子既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禮也佐之罪不及不祀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于朝朝廟五日而即位也厲公殺絶故悼公不以嗣子居喪

疏注朝廟至居喪　正義曰辛巳距乙酉五日先定所脩之政待朔旦而後施之故五日也晉語云正月乙酉公即位孔晁云二月即位言正月者記者誤也厲公被殺而嗣絶

故悼公自外而入即位之日即命百官施布政教與居喪即位其禮不同釋例曰厲公見殺悼公自外紹立本非君臣無喪制也若然禮喪服小記云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鄭玄云謂卿大夫以下也與尊者爲親不敢以輕服服之言諸侯者明雖在異國猶來爲三年也計厲是文公之曾孫悼是文公之玄孫有緦麻之親法當服斬而云無喪制者悼之父祖去晉適周與本親隔絕無往來恩義厲既見殺悼即被迎迎之以爲晉君即與厲公體敵且葬厲公以車一乘國內尚不以爲君不可責悼公服斬也縱使當爲之斬絕而別立亦非嗣矣

始命百官始爲政

施舍已責施恩惠舍勞役止逋責

逮鰥寡惠及微

振廢滯起舊德

匡乏困匡亦救也

救災患

禁淫慝

薄賦斂

宥罪戾宥寬也

節器用節省也

時用民使民以時

欲無犯時不縱私欲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爲卿相魏錡子魴士會子頡魏顆子武趙朔子此四人其父祖皆有勞於晉國

疏注相魏至晉國正義曰晉語云使呂宣子佐下軍曰邲之役呂錡佐知莊子於下軍獲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以免其子鄢陵之役親射楚王而敗楚師以定晉國而無後其子不可不崇也使彘共子將新軍曰武子之季文子之母弟也武子宣法以定晉國文子勤身以定諸侯二子之德其可忘乎故以彘季屏其宗使令狐文子佐之曰昔克潞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顆以其身退秦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于景鐘至于今不忘其子不可不興也彼言呂宣子魏相也彘共子士魴也令狐文子魏頡也又曰呂宣子卒公以趙文子能恤大事使佐下軍趙武父祖功名顯著故不復序之是四人父祖皆有勞於晉國

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爲公族

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無忌韓厥子

疏 荀家至孝弟 正義曰晉語云欒伯請公族大夫公曰荀家惇惠荀會文敏黶也果敢無忌愼靖膏粱之性難正也故使惇惠者教之文敏者道之果敢者諗之愼靖者脩之使茲四人者為公族大夫也公族大夫掌教訓故使訓卿之子弟今之共儉孝弟也晉語云韓獻子老使公族穆子受事于朝辭曰厲公之亂無忌備公族弗能死孔晁云備公族大夫則韓無忌先為公族大夫今言使為之者悼公始命百官更改新授之

使士渥濁為大傅使脩范武子之法渥濁士貞子武子為景公大傅右行辛為司空使脩士蔿之法辛將右行因以為氏士蔿獻公司空也弁糾御戎校正屬焉弁糾欒糾也校正主馬官

使訓諸御知義戎士尚節義荀賓爲右司士屬焉司士車右之官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勇力皆車右也勇力多不順命故訓之以共時之使

[seal]

使士渥至時使　正義曰晉語曰君知士貞子之帥志博聞而宣惠於教也使爲大傅知右行辛之能以數宣物定功也使爲司空知欒糾之能御以和於正也使爲戎御知荀賓之有功力而不暴也使爲戎右是四人者皆公知其能而使之耳范武子爲大傅孤也士蔿爲司空卿也皆前世能者其法可遵故使二大夫居其官而脩其法也二人皆是大夫非孤卿也　注辛將至爲氏　正義曰僖二十八年晉作三行三十一年即罷之以爲五軍其實三行無多年歲彼云屠擊將右行未知此人即屠擊之子孫也爲是其祖代屠擊也正以荀林父將中行遂以中行爲氏故謂此人之先將右行因以爲氏耳　注弁糾至馬官　正義曰

以晉語知是欒糾也周禮大御御僕之長別有戎僕掌御戎車春秋征伐之世以御戎爲重此命戎御是御之尊者校正當周禮校人校人掌王馬之政襄九年傳曰命校正出馬知是主馬之官也周禮校人不屬大御此蓋諸侯兼官或是悼公新法此傳所言諸官皆不得與周禮同也注戎士尚節義　正義曰此訓諸御謂諸是御車之人設令國有千乘乘有一御皆令此官教之戎士尚節義故訓之使知義如羊斟之徒是不知義也周禮校人主養馬耳不知御事此言校正屬焉乃云訓御蓋令校正助御戎訓御　注司士車右之官　正義曰周禮司士掌羣臣之版以詔王治其職非車右之類不得屬車右也周禮有司右上士也掌羣右之政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其下更有戎右中大夫齊右下大夫道右上士此三右戎官尊於司右而司右掌其政令春秋之世車右爲尊此司士蓋周禮司右之類故爲車右屬官服虔以爲司士主右之官謂司右也　注勇力至之使　正義曰所訓勇力之士皆謂

為車右者也設令國有千乘乘有一右摠使此官訓之勇力之士失於強暴如親犨之徒不順上命故訓之使共時之使不犯法也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省卿戎御令軍尉攝御而已

疏卿無至攝之　正義曰卿謂軍之諸將也若梁餘子養御罕夷解張御郤克之類往前恒有定員掌共御卿今始省其常員唯立軍尉之官臨有軍事使兼攝之令軍尉兼卿御也

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為司馬魏犨子也張老為候奄鐸遏寇為上軍尉籍偃為之司馬偃籍談父為上軍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相親以聽上命程鄭為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程鄭

荀氏別族乘馬御乘車之僕也六騶六閑之騶周禮諸侯有六閑馬乘車尚禮容故訓羣騶使知禮【疏】祁奚至知禮　正義曰晉語云公知祁奚之果而不淫也使爲元尉知羊舌職之聰敏肅給也使佐之知魏絳之勇而不亂也使爲元司馬知張老之知而不詐也使爲元候知鐸遏寇之共敬而信彊也使爲輿尉知籍偃之惇帥舊職而共儉也使爲輿司馬知程鄭端而不淫且好諫而不隱也使爲贊僕晉語皆稱其才而用之善公之知人也言元尉元司馬元候者此皆中軍之官元大也中軍尊故稱大也輿尉輿司馬者皆上軍官也輿衆也官與諸軍同故稱衆也從車者爲卒在車者爲乘使此中軍與上軍軍尉司馬各教其軍之士卒使相親以聽在上之命　注程鄭至知禮　正義曰荀氏別族世本有文周禮齊僕下大夫掌馭金路以賓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杜言乘馬御乘車之僕則當彼齊僕也晉語謂之贊僕贊僕當時之官名耳周禮掌馬之官無名騶者襄二十三年傳豐點爲孟氏之御騶則騶

亦御之類月令季秋天子乃教田獵命僕夫七騶咸駕載旌旐則騶是主駕之官也鄭玄云七騶謂趣馬主爲諸官駕說者也周禮趣馬下士掌駕說之頒是騶爲主駕之官駕車以共御者程鄭爲乘馬御御之貴者故令掌駕之官亦屬之校人職云良馬三乘爲皁皁一趣馬趣馬下士三皁爲繫繫一馭夫馭夫中士六繫爲廏廏一僕夫僕夫上士天子十有二閑邦國六閑鄭玄云每廏爲一閑閑有二百一十六匹如彼計之每廏有趣馬十八人六閑之騶有一百八人皆屬程鄭而使摠領之也戎車貴彊力乘車尚禮容故訓羣騶使知禮令教馬進退使合禮法也校人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爲皁皁一趣馬三皁爲繫繫一馭夫六繫爲廏廏一僕夫六廏成校校有左右天子十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鄭玄云每廏爲一閑二百一十六匹易乾爲馬此應乾之策也校有左右則天子良馬五種各有四百三十二匹合二千一百六十匹駑馬三之四百三十二匹則千二百九十六匹合三千四

百五十六匹詩云騋牝三千槩大數也玉路駕種馬戎路駕戎馬金路駕齊馬象路駕道馬田路駕田馬駑馬給宮中之役邦國六閑四種去種戎其齊道田各用一閑駑馬三之則千二百九十六匹大夫四閑二種去齊道田馬一閑駑馬三之則八百六十四匹四匹一師也十二匹一趣馬也三十六匹一馭夫也二百一十六匹一僕夫也

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

大國三卿晉時置六卿為軍帥故摠舉六官則知羣官無非其人

疏凡六至譽也　正義曰上已歷言諸官特為公所知者更復摠言所任皆得其人於時晉立六卿卿下各有統領羣官并一凡六官之在民上為長者皆是有德有能之人是民所襃譽者也使魏相以下至程鄭為乘馬御以上凡有八條之官魏相等為卿一也荀家等為公族大夫二也士渥濁為大傅三也右行辛為司空四也弁糾為御戎五也荀賓為右六也祁奚為中軍尉至籍偃為司馬七也程鄭為乘馬御八也自公族大夫以

下七條各去使爲某事而卿下不去使者以卿摠攝羣職非偏主一事故也公族大傅司空不云某官屬焉者以其當官自主更無餘官來屬其祁奚爲中軍尉及羊舌職張老魏絳鐸遏寇籍偃雖是數官摠爲一條使訓卒乘親以聽命此唯有中軍上軍無下軍下軍之官者蓋時下軍無闕不別立其官故也其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一句爲下祁奚爲中軍尉削緒也大略所叙皆尊官在前卑官在後

注大國至其人　正義曰大國三卿是正法當時晉置六卿爲三軍之將佐皆是帥也於是晉又更置新軍凡有四軍八卿但新軍或置或廢故傳不數之耳六官之長非獨卿身乃謂其下凡爲人之長者皆有民之美

舉不失職　譽故摠舉六官則步舉皆衆非其人者也

官不易方　官守其業擧不至易方　無相踰易擧用者皆堪其官不有失　正義曰所職者也文任文官武任武官其用爲官各守其業不踰易其方也若文人爲武武人爲文則違方易務不能守其業

矣爵不踰德量德授爵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正軍將命卿也師二千五百人之師也旅五百人之帥也言上下有禮不相陵偪疏注正軍至陵偪　正義曰傳言不陵不偪者皆謂下不陵偪其上旅卑於師師卑於正知正是軍將命卿也唯舉師旅不相陵偪言上下有禮皆不相陵偪也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此以上通言悼公所行未必皆在即位之年疏所以復霸　正義曰霸者把也把持王政鄭玄云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夏有昆吾商有豕韋大彭周有齊桓晉文此最彊者也故書傳通謂彼五人爲五霸耳但霸是彊國爲之天子既衰諸侯無主若有彊者即營霸業其數無定限也而何休以霸不過五不許悼公爲霸以鄉曲之學足以忿人傳稱文襄之霸襄承文後紹繼其業以後漸弱至悼乃彊故云復霸公如晉朝嗣君也夏六

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曹門宋城門）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郟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郜取幽丘同伐彭城（朝郟城郜幽丘皆宋邑）納宋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五子以十五年出奔楚獨書魚石爲帥告）以三百乘戍之而還書曰復入（惡其依阻大國以兵威還故書復入）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謂本無位紹繼而立）復其位曰復歸（亦國逆）諸侯納之曰歸（謂諸侯以言語告請而納之有位無位皆曰歸）以惡曰復入（謂身爲戎首稱兵入伐害國殄民者也此四條所以明外內之援辨逆順

之辭通君臣取國有家之大例【疏】凡去至復入　正義曰釋例曰凡去其國者通謂君臣及公子母弟也國逆而立之本無位則稱入本有位則稱復歸齊小白入于齊無位也衛侯鄭復歸于衛復其位也諸侯納之有位無位皆曰歸衛孫林父蔡季是也身爲戎首則曰復入晉欒盈是也此所以明外内之援辨逆順之辭故經正魚石衛衎以表舊制傳稱凡例總而明之也衛人逆公子晉于邢宜稱入善其得衆公子友忠於社稷國人所思焉故閔公爲落姑之盟以復之夫衛公子晉絶位而在邢晉之季子勢弱而出奔成得民望享國有家是以聖人貴之殊其文也莊六年五國諸侯犯逆王命以納衛朔大其事故字王人謂之子突朔懼有違衆之犯而以國逆告華元實國逆欲挾晉以自助故以外納赴春秋從而書之以示二子之情也韓魏有耦國之强陳蔡有復國之端故晉趙鞅楚公子比皆稱歸從諸侯納之例言非晉楚之所能制也侯獳愛君以請故曹伯有國逆之辭許始復國故許叔有國逆

之文此皆時史因周典以起時事之情也傳例稱諸侯納之曰歸今檢經諸稱納者皆有興師見納之事不須例而自明故但言納而不復言歸也衛侯鄭曹伯負芻皆見執在周晉魯請而復之鄭書歸于衛負芻稱歸自京師所發事同而文異者例意本在於歸不以他文為義也賈氏又以為諸歸國稱所自之國所自之國有力也案莊公子比去晉而不送是無援於外而經書自晉陳侯吳蔡侯廬皆平王所封可謂有力而不言自楚此既明證又春秋稱入其例有二施於師旅則曰不地在於歸復則曰國逆國逆又以立為例逆而不立則皆非例所及鄭之良霄以寇而入入即見殺而復例之例稱凡去其國明非夫子之制也周敬王王子猛不書出而書入襄王書出而不書入凡自周無出故非春秋舊例也諸在例外稱入直是自外入內記事者常辭義無所取而賈氏雖夫人姜氏之入皆以為例如此甚多又依放穀梁云稱納者內難之辭因附會諸納為義至於納北燕伯于陽傳稱因其衆窮不能通乃云

時陽守距難故稱納此又無證經書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則頓國之所欲也此無伯傳有因衆之文不可言內難也又書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陳縣而見復上下交亂二人雖有淫縱之闕今道楚斥陳賊討君葬咸權方盛傳稱有禮理無有難此皆先說之不安也沈氏云國逆而立之曰入唯謂國君知不兼臣者以臣而無位本賤不書故知臣無國逆之例也其復入唯謂臣知者以君雖不君臣不可不臣君若入國臣無違拒之法且杜云身爲戎首稱兵入伐是戎首指臣爲文故知不得兼君也杜所以云四條者通君臣取國有家之大例即是事通君臣者此據大略而言不復曲細爲別也

宋人患之西鉏吾曰何也西鉏吾宋大夫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貳矣惡謂魚石大國無厭鄙我猶憾言已事之則以我爲

鄙邑猶恨不足此吾患也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謂不同惡魚石而用之使佐政以間吾釁亦吾患也疏不然至吾患正義曰不然謂不與吾同惡也而收取吾之所憎謂魚石是也使佐其楚國之政以伺閒吾之釁隙而侵伐我如此則亦是吾之所患若晉用楚材皆為楚國之患焉是也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崇長也謂楚今取彭城以封魚石披猶分也以塞夷庚夷庚吳晉往來之要道楚封魚石於彭城欲以絕吳晉之道疏注夷庚至之道　正義曰夷平也詩序云由庚萬物得由其道是以庚為道也此云以塞夷庚下云而懼吳晉知謂塞吳晉往來之要道也吳晉往來路由彭城楚取彭城以封魚石欲以斷絕吳晉往來之道使其不得往來故吳晉所以懼耳若其不然何以獨云懼吳晉也夷庚止謂吳晉往來之平道耳

非山川險難之名故杜土地名不得指其所在逞姦而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隔吳晉之道故懼攜離也疏逞姦而攜服正義曰逞快也封魚右爲快姦人也攜離也諸侯見楚助賊服從者其心皆離是離其服從者之心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事晉何爲晉必恤之言宋常事晉何爲顧有此患難公至自晉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拜謝公朝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有卑讓之禮秋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語其德政杞伯於是驟朝于晉而請爲昏爲平公不徹樂張本疏驟朝于晉

正義曰詩云載驟駸駸是疾行之名從魯耶疾朝于晉也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言所以不克彭城八月邾宣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築鹿囿書不時也非土功時己丑公薨于路寢言道也在路寢得君薨之道疏言道也

正義曰喪大記云君夫人卒於路寢是在路寢得君薨之道也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使偏師與鄭人侵宋子重爲後鎮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爲政於是欒書卒韓厥代將中軍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勤恤其急成霸安彊自宋始矣疏成霸安彊

正義曰謂文公成霸安彊自宋爲始言今宋有患不可不救也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台谷地闕遇楚師於靡角之谷楚師還畏晉強也靡角宋地晉士魴來乞師將救宋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武仲宣叔之子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知伯荀罃今彘季亦佐下軍彘季士魴如伐鄭可也伐鄭在十七年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從武仲言十二月孟獻子會于虛朾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

城不敢煩諸侯故但請其師爲襄元年圍彭城傳孟獻子請于諸侯而先歸會葬丁未葬我君成公書順也薨于路寢五月而葬國家安靜世適承嗣故曰書順也

疏 書順也 正義曰自此以前莊宣薨于路寢桓弑僖文宣皆書葬矣今於此公薨之下亦道也於葬之下言書順也獨發傳者隱桓閔皆爲人所殺僖公薨于小寢文公薨于臺下皆其薨不得道也莊宣雖薨于路寢莊則子般見殺宣則歸父出奔家國不安非是得道順禮得道順禮唯成公耳故傳於此發之釋例曰魯君薨葬多不順制唯成公薨于路寢五月而葬國家安靜世適承嗣故傳見莊之緩舉成書順以包之是也

春秋正義卷第十九